

目 录

1 贵族沙龙	1
2 推心置腹	7
3 拿生命做赌注	13
4 过命名日	18
5 别祖霍夫归天	25
6 离家出征	31
7 一身正气	37
8 仗义执言	42
9 落入圈套	49
10 高举战旗	54
11 出人意料	59
12 宴会上的风波	64
13 无谓的决斗	69
14 在舞会上	74
15 缔结婚约	79
16 齐心猎狼	84
17 诚挚的关照	89
18 遭到冷遇	94
19 上当受骗	99

20 密谋败露	106
21 人小志大	112
22 老公爵之死	117
23 临危受命	122
24 大会战前夕	129
25 博罗季诺战役	135
26 身负重伤	142
27 菲利军事会议	148
28 莫斯科大撤退	155
29 决心除掉恶魔	162
30 痛苦的探视	168
31 昂着头做人	175
32 侵略者的残暴	180
33 普通一兵普拉东	186
34 生离死别	192
35 “俄罗斯得救了！”	199
36 法军大溃逃	204
37 深入虎穴	210
38 彼佳为国捐躯	219
39 最后的胜利	226
40 重获自由	232
41 生活在延续	238
42 后继有人	245
关键词链接	251
好词好句	259



I 贵族沙龙

1805年7月^①的一天，俄国宫廷女官、皇太后的亲信安娜在自己家里举行晚会，邀请了很多客人。请柬是当天早晨由穿红色制服的听差分送出去的，请柬是这样写的：

伯爵（或公爵）阁下，如果您没有更满意的去处，如果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家里的晚会不会太使您害怕，那么请于今天七时至九时光临寒舍，我将不胜荣幸。

安娜·舍列尔

^① 本书中日期均为俄国旧历日期，同公历日期有所不同。

第一个来赴晚会的是宫廷的显赫人物瓦西里公爵。他身穿镶边饰的官服，脚穿长统袜和盖住脚面的皮鞋，胸前佩戴着几枚八角星勋章，扁平的脸上露着笑意。他走到安娜跟前，低下他那闪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慢腾腾地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请您告诉我，您的身体好吗？”他说。

“您知道，就要打仗了，精神上受折磨，身体能好吗？这年月，只要有感情的人，难道能无动于衷吗？”安娜说，“我希望您能在我这儿待上一个晚上，行吗？”

“啊呀，今天是礼拜三，英国公使那里有宴请，我必须到那里打个照面。”公爵说道，“一会儿女儿来接我，陪我一起去。”

“您告诉我，就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做出了什么决定？”安娜问。

“怎么对您说呢？做出什么决定？他们的决定是，既然拿破仑已经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有以牙还牙了。”公爵冷漠地说道，就像一个演员背诵熟透了的台词似的。

这时公爵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才来参加晚会的，可他又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皇太后想任命冯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

书，这事是真的吗？这位男爵好像是一個平庸之輩。”瓦西里公爵想为自己的儿子谋到这个职位，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皇太后为男爵弄到这个肥缺。

安娜半闭起眼睛，她认为皇太后乐意做什么，是皇太后自己的权力，别人都不该妄加评论。

“您知道，”公爵继续说道，“我的那两个儿子真不争气。伊波利特好一点，还能安分守己，可阿纳托利却是一个浑小子，他一年要挥霍掉我四万卢布。”

就在安娜和瓦西里公爵说话的时候，客厅里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客人。瓦西里公爵的女儿——漂亮的海伦来了，她来接父亲去参加公使举办的宴会。只见她身穿绣着常春藤和青苔图案的舞裙，雪白的双肩，光亮的秀发，钻石项链流光四溢。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仿佛她把欣赏她苗条的身段、丰满的双肩、十分裸露的胸脯的权利慷慨地赐给别人，仿佛她一个人就足以使满屋生辉。

年轻美丽的丽莎公爵夫人来了。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现在因为怀孕，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合露面，但小型的晚会还是参加的。她径直走到安娜跟前，说道：

“啊呀，安娜，您让我多丢面子。您信中说，您今晚举行一个小小的晚会，您瞧我的这身打扮，真不像样。”

“丽莎，这您放心，您还是比谁都漂亮。”安娜说。

“您可知道，”丽莎对瓦西里公爵说，“我丈夫要丢下我走了，他是去送死。您说说，为什么要打这场可恶的仗呢？”她没等对方回答，就转身和海伦说话去了。

丽莎公爵夫人来后不久，客厅里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体格肥胖的青年，他戴着眼镜，头发刚刚修剪过，穿着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和一件褐色燕尾服。这位胖青年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赫赫有名的贵族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此刻别祖霍夫在莫斯科，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胖青年还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过职，他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刚从国外回来，这是他第一次涉足社交界。

“皮埃尔先生，您能来看望一个可怜的病人，您的心肠太好了。”安娜应酬了他两句，又招待别的客人去了。

客厅里又走进来一位客人，他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丽莎的丈夫。他中等身材，面目清秀而严峻，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看样子，这屋里的人他谁都看不上，不仅看不上，而且还很讨厌。他吻了吻安娜的手，眯缝起眼睛，扫视了一下客厅里所有的人。

“公爵，您是不是要去打仗？”安娜问道。

“库图佐夫将军让我做他的副官。”

“那您的妻子丽莎怎么办呢？”

“让她回乡下去。”

“您不应该让您那可爱的妻子离开我们，我们不能没有她。”

当安德烈一走进客厅，皮埃尔就向他投来愉快友好的目光。他走到安德烈跟前，拉住他的胳膊。安德烈没有回头，只是皱起眉头，做出一种怪相，表示讨厌拉他胳膊的人；可是当他一回头看到是皮埃尔时，马上露出愉快的笑容。

“真没有想到，连你也涉足这社交界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会来这儿，”皮埃尔说道，“我一会儿到您那里吃晚饭，行不行？”

“不行！”安德烈握住皮埃尔的手，笑着说，表示无须多问。他还想说什么，可是此时瓦西里公爵和女儿海伦起身告辞，大家也都站起来给他们让路。

“都是英国公使那倒霉的宴请使我失去了在这里享乐的机会，我真不愿意离开您这个令人陶醉的晚会。”瓦西里公爵对安娜说道。

海伦公爵小姐稍稍提起裙子，从椅子中间走过。当她经过皮埃尔身旁时，皮埃尔几乎是用惊奇的、充满激情的目光看着这位美人。

“她多么漂亮啊！”安德烈公爵说。

“是的，很漂亮！”

瓦西里公爵走过皮埃尔身旁时，抓住皮埃尔的手，转身对安娜说：

“这只熊还得请您开导开导，他在我家住了一个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出现在交际场合。”